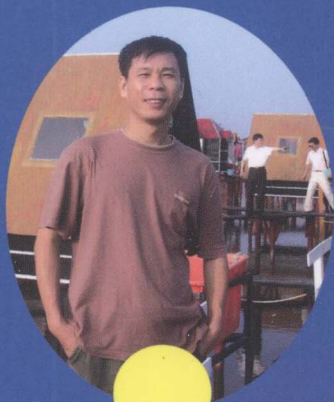




作者简介

张品成，一九五七年生于湖南浏阳。一九八二年江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。九十年代开始儿童文学创作，已出版作品二十余部。现为中国作协会员，国家一级作家，海口市文联副主席、文学艺术研究所负责人。

主要作品有：中短篇小说集《赤色小子》、《永远的哨兵》，长篇小说《北斗当空》、《翱翔如风》、《日出无声》、《绿眼》等。

作品曾获“陈伯吹儿童文学奖”，第二届、第三届“巨人”中长篇儿童文学奖，第四届、第五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，第十三届中国图书奖，第三届文化部蒲公英儿童文学奖，第十四届冰心文学奖。



地的故事。

作品的主人公都是基层红军士兵，作品描述的故事也都是较为典型而新鲜的故事。作品选择的故事背景也都是红军长征中最为关键的时期。

第一部《出征在即》，通过红军长征出发前的一个故事，从人性的角度剖析了红军与白军本质的不同，也揭示了红军能够在逆境中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。故事始终围绕着那个呆傻的钱家少爷展开，没有激烈的战斗场面，甚至红军和白军都没有作正面的交锋，但作品中交织着善与恶的殊死搏杀。白军各军队间尔虞我诈，军官自私贪婪，预示着这支队伍将走向灭亡。红军对生命尊严的维护，红军士兵身上人道主义和人性的觉醒，是这部小说所要表达的核心。人们能够从这部小说中看到，红军长征的胜利，其实在出征之初就已经注定了。

如果说写跋涉的话，第三部《指间的太阳》倒是涉及了。这部小说写的是红军过草地的故事，但写了一支独特的队伍和一群特殊的人物，选取的是别开生面的视角，用的是些独特的细节，比如插在青稞地里的木桩借条，收容队员给死去的士兵合上眼睛，别致而壮观的花坟，人和鸟的对峙，还有在小说中多次出现的青稞粒粒……我尽可能在险恶的背景中展示红军士兵浪漫主义的情怀，努力让字里行间充满对生命的崇敬。我想让读者知道，支撑红军翻越雪山走过草地的，还有另外一些东西。



- 一、来本确实有事情 169
- 二、他想，得给他们上上课 174
- 三、劳汇丰又来任大东家下棋了 180
- 四、勤有无意间发现了这个秘密 183

第十二章 诱惑 189

- 一、一些大石头在人心上滚着 189
- 二、一生中有一场这样的事也算没白活 196
- 三、自己怎么会有这种感觉 200

第十三章 兑换 210

- 一、我心上的一块大石头没了 210
- 二、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 213
- 三、银洋在那仔手心跳荡 219

第十四章 引蛇出洞 223

- 一、贪心不足蛇吞象 223
- 二、我们不能一走了之 229
- 三、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 233

第十五章 出乎意料 239

- 一、没想到的事多着哩 239
- 二、鬼打了脑壳 246
- 三、人有人路，蛇有蛇路 249

后记 256



挂了那种笑，很大度地撩着长袍站起来往屋宅纵深里走。

两个伢有些茫然地跟在他的身后。

他们穿过厅堂，穿过宽宽的天井。那些门都大开着。勤有屎急得不行，没想太多。倒是来本脑壳里闪了一下，但也没往深里想。

然后他们到了那间屋子里。

那里竟然还亮着油灯，一闪一闪的。那会儿来本和勤有眼睛就瞪大了，然后他们就揉眼睛。他们看见什么了？他们看见那些值钱的东西，珠宝呀银洋呀还有一堆的账本、纸契什么的。

“噢？”两个伢觉得很意外，没想到会看见这些。

“都在这了。”任大东说。

“任家所有值钱的东西都在这。”他把声音放得很重。

“什么？”来本问。

两个伢一头雾水，愕然地看着那个男人。

“你到底想干什么？”来本问。

任大东倒愣了。

他皱眉眨眼地看着两个小兵，说：“问我？我倒要问你们哩。你们要干什么？”

勤有的话让任大东忍俊不禁。勤有皱着眉头一副蔫蔫的样儿。



丁伊群的脸严肃起来。其实他一直严肃着，只是现在更把脸弄成公事公办的模样而已。他一这样，仡们就信了。每当丁伊群脸上现出这种神色，那肯定是有重要的任务。

“这任务你们要不折不扣好好地完成。今天放你们一天假，上街买东西。”

“哦哦！”仡们欢呼着。

“挑你们喜欢的买。衣服什么的就别买了，明天会发新军装。”

“哦哦！”

“去吧！”

“哦哦哦哦……”

三、有钱没买着东西

仡们像群鸟一样飞到街市上。这一天是他们的节日。他们唯一的遗憾，就是觉得衣衫不那么光鲜。他们不知道为什么今天不发新军装。要发该多好！可过了一会儿，他们就不把那当回事了。他们想，再过几天他们就能焕然一新了，到时候他们就让人刮目相看了。这会儿他们就不去想那些了。



跑，那铃声就彻底融入速度中了。那情形真是妙不可言，勤有能听得如醉如痴。可不久前，丁伊群下令把多余的物品都扔了，队伍要轻装前进。队伍多是夜里行军，行走起来马铃发出响声，那岂不暴露了队伍！

勤有不得不忍痛把那串东西扔了。白马飞儿似乎也有些不舍，那天的草就吃得不自在。

勤有说：“飞儿，我给你弄过一副就是。你等着，迟早我给你弄副新的。”

勤有终于等到了这一天。眼下不一样了，该不会再有被人赶着撵着的日子了。勤有那时就是那么想的。那时甚至红军的高级首脑里也有人那么想哩。勤有觉得白马飞儿能戴马铃了。白马飞儿应该有那种佩饰。你不知道那马铃声有多么美妙，那种声音被白马马蹄踩踏出一种异乎寻常的节奏和响声，让小风送着，穿过山林枝叶的缝隙及枯草的叶间，在四下里流淌，妙不可言。啊啊，勤有喜欢这种声音，白马似乎也喜欢这种声音。

那个麻脸掌柜没给他铃铛。那是个小眼睛男人。他眯着眼捏着那张纸钞看了很久，然后摇摇头递还给勤有。

“怎么，不是钱？”

店主摇着头。

“我买那串铃铛……”



小眼睛麻脸男人摇着头。

“这是钱呀！是苏维埃钱钞！”

男人还是摇头。

“你看你老摇头。”

男人依然摇头。

“哦哦……你这人，看你这人……”勤有有些气恼，但他忍住了。

他想，这钱总归有用。上头发的钱会没用？我到别家去。他想。

来本没勤有那种耐性。

他脸黑了一截，对那个麻脸小眼睛掌柜说：“这是钱不是钱？”

那男人摇了摇头，但很快觉得这举止有些不妥。他看见了来本那双眼睛。来本的眼神有些不对劲。他眼里有东西，眼里似有怒火，怒火中烧。

小眼睛麻脸男人怕了。他赶紧连连点头。

“那就是啦！那你还说不卖？你开店就是做买卖的，我花钱买你东西你不卖？”来本黑着脸那么说。

麻脸小眼睛男人无奈了，他说：“卖卖……当然卖……”

勤有终于得到了那只心仪的铃铛。他把铃铛挂在飞儿身上，还牵着飞儿到河堤上走了一遭。他时而策马疾驰，时而



离任家店铺不远有一家茶楼，临街的雅座里坐着特派员劳汇丰。他很开心。按说他们这种人不该这样，他们对什么事都该永远保持那种不咸不淡的表情，但他想象着这座城市即将出现的情形就不能自己，不由得就喜形于色。好在茶楼里喝茶的人脸上有这种表情也不会引起别人的诧异。那时候，他想着几天后的情形，那该是一场怎样的混乱。显然，立足未稳的红军要应付中央军的追兵，又要应付黔军随时可能组织的反攻。他们对城里出现的“意外”无遐应对也无法应对。至少，他们的后勤供应不能有所保证，至少他们分散了注意力和精力，还有就是他们的信誉受到了影响，因而相关的一些事情必定要受影响，比如招兵买马。红军想在这招募人马，哼，见鬼去吧！

你想，劳汇丰怎能不开心？

紧闭的板窗那有一条窄缝，正好对着任家店铺的大门。劳汇丰一边品着湄潭产的名叫雀舌的新茶，看着酷似鸟雀舌尖的茶叶在沸水里上下漂浮，一边从那缝隙里窥探。

这时，他就看见了任大东家的异常。他吓了一跳，觉得事情有些那个，就贴了那缝隙紧盯了那地方望着。他上茶楼是想好好喝一口静心歇歇。没想到，那缝隙让他看见了任大东的所作所为。呀呀，这会长想干什么？怎么他弄个什么事



急任务才会出现这种情况。

“你吓了我一跳。”勤有说。

他把刷子扔了，笑笑地抬起头，猛然发现丁伊群脸色不对。他神色严肃，看上去像有什么心事。

勤有把笑收了。

“呀！是丁教官……你看我给白马弄过了一副铃铛……”他跟丁伊群说。

“他们说好马配好鞍，我看也要配好铃铛……”勤有说。

勤有一说起铃铛就亢奋起来了。他觉得他多说些，也许丁伊群听了能开心些。

丁伊群没吭声，摸了摸那串铃铛，然后晃了晃。风中有清脆的声音。

“好听吧？”勤有说。

“你没听见飞儿在河堤上飞跑发出的那声音，更好听……”他说。

“他们说风里有琴声……”

他看看丁伊群。丁伊群没接他的话，脸上还云雾漫漫的样子。他想，丁教官怎么了？像有什么事。能有个什么事哩？一切不都很好吗？

勤有收了声，眉头微皱，等着丁伊群下面的动静。

丁伊群不说话。他站在风里。勤有有些惑然了。



但你们没理会那一切，他们被丁伊群的话所吸引。他们没想到事情会是这样。他们没想到丁伊群会扯到那许多。丁伊群说，立正，稍息。丁伊群没说解散。他说坐下。他说的是坐下。

丁伊群说，眼前有一场生死之战。知道吗？它决定着红军的生死存亡。

丁伊群说，麻雀也有指甲大一张脸哩，何况人，更何况我们红军？人要讲脸面和信誉。人不讲究脸面和信誉那成什么了？

丁伊群说，敌人就是想让我们没面子，就是想让我们失去信誉。没信誉红军就成了不义之师，不义之师就得不到群众支持，得不到群众支持我们就是无根之木、无水之鱼。

丁伊群说，我们成了那么一种树那么一种鱼我们还能活下去吗？

你们齐齐地喊道：“不能！”

“那就是了，不能。我们得在这场战斗中取得胜利。”丁伊群说。

谁也没想到这么个会开成了动员大会，谁也没想到从这一天起你们有了另一个重要任务。他们的情绪很快来了个彻底的大转弯，甚至洪北都把刚才的那种念头忘了个精光。他们又一次亢奋起来。他们很亢奋。这些日子总有许多令他们

第七章 卖与买

一、有人就喜欢有点难度的事情

对于城里突发的这些情况，红军当然已经拿出了对策。既然民心关乎整个战争局势，关乎红军的前途命运，那一切就得慎重从事，慎而又慎。那次重要的会议已经结束，红军的决策者以及战略方针已经发生了改变。那么，就必须有个全新的模样出现在世人面前。他们感到，和敌人真刀真枪地在战场上拼杀是战斗，在这么个情形下争得民心同样是战



“当然真的。红军守诚信，一言既出驷马难追！”

他听见那个男人每一个字都说得很清楚。他很清楚地说出了那一句话。任大东往四下里看了看。四下里静寂无声。那些眼睛都直直地注视着那男人的眼睛。他以为有人会说句什么。可没人说，大家似乎相信了那个男人，相信了他说的每一个字。任大东在心里想，哎呀，你们就真信了吗？他在心里喊，这就相信了你们这就相信了？

他没喊出来。他想他就是喊出来也没什么用。他看见周围的人乍然间就急促散去。眨眼间，偌大的场坪上就剩下他一个人呆呆地站在那。他看见一只影子出现在他的脚尖。他抬起头，看见那个红军长官站在他的面前。

“哦，任会长，你也来了？”

“嗯，我来看看……”

“哦！你听见我的话了？”

“听见了……”

“你应该相信我的话，你应该相信红军的话……”

“我信……”

“哈哈……”

“你笑了？”

“我是说你迟早会信的，你会看到的……”

他看见那个男人朝他笑了笑然后朝远处走去。他觉得那



做了营房。那座小礼堂堆着从盐商那缴没的盐巴，他们就把那做了售盐点。那时候有几个男女正拿了小提箩向红军买盐。伙计认出了那个小眼睛麻脸掌柜，他刚把那只铃铛和一些杂货卖给了红军。他不敢卖太多的东西，有些小心翼翼。他觉得还是小心一点的好。先试试，收进多少花出多少，反正我也不吃亏。他就是那么想的。他收了一些红军票，就揣了那些花花绿绿的东西到学堂里来了，他得把那把纸钞换成盐。他和几个小商铺的老板还有一群山民模样的人走进了那扇大门。他们都与红军做了一笔不大的交易。他们都是那么想的。收多少花出多少，手里没那种纸钞我担心个什么？

他们把钱从兜里掏出来，然后看着那几个女红军称着盐巴。那时候她们的新军服正在赶制还没有发下来，衣服和勤有他们的一样也很破旧。破旧归破旧，但弄得干净整洁。她们和气地笑着，把盐巴倒进那些购盐者的提箩里，然后细声细气地说，再见，欢迎再来。

任大东的伙计感到很新奇。呀呀，女人也当兵？他看看账房先生。账房先生掏出那叠钱钞来倒显得有些拘束了，但女人们的笑和话语让他松弛了下来。

他们很快把那单生意做成了。

他们觉得一切和平常没什么两样。

他们挑着那些盐巴从学堂出来时，跟大门边瞭望的那群

第八章 横 财

一、他们个个都像新郎官

那是勤有他们。勤有他们把乱发剪了，梳理得妥妥帖帖。他们头上戴着新帽子身上穿着簇新的衣裤，焕然一新地走在街上。看上去他们个个神清气爽，看上去个个都像新郎官。

丁伊群对他们说，你们想就是，有多美就想多美，你们把自己想象成新郎官就是。洪北说我们没人做过新郎官呀。



士，他们再相互影响，就能把那种振奋以及由此产生的昂扬气氛弄到最佳状态。这就是他们的另一层目的。他们用这种东西冲淡了沮丧及绝望，使那支军队重又找回了胜利的信心。

这是最可怕的，也是劳汇丰始料不及的。想到这一点，突然之间他就觉得内心阴云密布了。就在昨天，手下通过秘密渠道送来了几份文件，其中有《重庆参谋团主任贺国光扣留侯之担电》：“查侯之担，迷失权隘，竟敢潜来渝城，已将其先行看管，听候核办。该部善后事宜，已由刘怀湘负责处理。”另一份是《黔军总指挥王家烈就侯之担被拘给黔军通电》：“查侯副军长，前此贻误戎机，经委座电令申斥，勉以戴罪立功。殊值匪患方殷之日，不图奋勉，竟自私赴渝城，乖方失职，看管允宜。务望我袍泽，因之惕励，奋勇努力，以复我黔军过去之光荣声誉，勿稍瞻误，致蹈覆辙为要。”黔军二十五军副军长侯之担，在中央红军突破乌江向遵义进军时，惊慌失措，逃往重庆，当即被国民党重庆参谋团主任贺国光扣留。消息传来，劳汇丰几个很是气愤。娘东西，大敌当前，弃阵而逃，千古不齿小人。再说这侯之担也真的是蠢极，就一群败寇，你奋勇迎敌，说不定就建了奇功，而你竟然不放一枪临阵脱逃。那时候他们就这么七嘴八舌地骂着，他们说臭狗屎胆小鬼蠢货，把天下脏烂字词全用了个尽。现



劳汇丰把嘴角那个笑像水波一样放大到脸上。

“啊那时你来问我借钱。”

“是呀，是想跟劳掌柜借几个钱，我们兄弟几个借钱过节……”

劳汇丰想，鬼哟，说得好听，其实根本是有借无还。他们来过数回。其实劳汇丰未尝不想“借”他们些钱，但手下不高兴，说一帮无赖，给了他们就没完没了了。手下放了狗咬他们。他没想到田顺善把这事记下了。

劳汇丰可不是目光短浅的角。他知道对于他来说，任何人都价值。人有人路蛇有蛇路。别看不起那些底层的小混混。那些衣不遮体食难果腹的穷人，说不定哪天就是个人物。朱元璋还讨过米哩，李世民不也出身贫寒？皇帝都如此，更别说文武百官了。那些个市井引车卖浆之流平常看上去不起眼，但有些时候真还就他们管用。你看红军士兵都是些什么人呀？可人家有办法，人家就用这样的一些人搅得你鸡犬不宁。我说红军里有高人，这绝对没错。从这点看来就比中央军的一些将领有眼光。其实道理很简单，这帮人别看是混混是穷人，在人里是下三烂最不起眼的，可他们无儿无女赤条条无牵无挂，打起仗来个个拼命，杀红眼什么都不顾。他想，要是自己是蒋委员长，他真就会把这帮人安顿好。自古以来有多少皇帝坏在这帮人手上？这帮人其实不难弄，



“这点钱算个什么？只要保住铺子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……”

“劳掌柜是明白人。”

“子云寺老和尚这么说的。”

“哦哦！那是……”田顺善哦着。

他揣着那一叠银洋走出了劳记商铺。不多会，他就带着一帮混混住进了劳家铺子。劳汇丰叫他们大张着门，弄出张扬的架势。

天气很好，日头光亮亮地悬在天上，让这座城市到处都暖洋洋像包在缎面绒被里一样。混混们很喜欢热闹。腊月时候，是他们一年里最疯张忙碌的时候。虽然红军来了，街上依然像往年一样开始了腊月的喧嚣，舞狮舞龙，还有各种杂剧，还有傩舞……那些只是初试牛刀只是一种排练，真正亮本事那是在正月。事情有些出乎人们的意料。这么支被人冠以匪名的队伍进到了城里，人们以为这个年会没滋没味，会消失了往年的热闹，可没想到事情并不是那样。红军不仅没让这些热闹消失，似乎有意组织营造出些史无前例。他们派出了能歌善唱的男人投入到这场喧嚣之中。他们演文明戏、活报剧，很受观者喜爱。那个曾经多次站着演讲者的地方，现在做着戏台的功用，成了欢乐的旋涡，常常漫卷起一大片的掌声和叫好声。